

谁“抢走”了江旻德：黄蓝之争与后国安法的政治回音

“安全”的香港精神，只能是做一个努力的打工仔？



2024年8月1日，香港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获得者、佩剑运动员江旻德凯旋回港，在机场接受传媒采访时亲吻她的金牌。摄：Chen Yongnuo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(岱俞山，媒体人)

仅仅两周，香港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获得者、佩剑运动员江旻德，就在个人生涯和舆论口碑上跳出高难度体操动作般的转体翻腾。

7月28日她夺金，赛后采访说出“我终于无输啦”“打出了香港精神”，喜极而泣到处找眉毛，被大赞单纯谦虚可爱，获封“微笑剑后”。

8月1日她凯旋回港，8月4日就惊人宣布挂剑退役，“想休息一下”“期待新的职业发展”“回馈香港”。8月6日她证实加入“香港赛马会”，将于8月11日履新“对外事务助理经理”，协助社会公益、青年事务及体育发展等项目。网友语，5天内就“反思、搵工、见工、拎到offer”，令人惊讶。

香港赛马会是香港的大型机构，一方面垄断赛马、赌波、六合彩这些博彩收入，另一方面亦大量拨款支持慈善和社会服务。但就政治而言，马会与建制阵营关系密切，殖民时代就有一个说法：“香港是由马会、汇丰银行、港督依序次序管治。”因为掌管马会董事的都是社会菁英和权贵，江旻德的上司谭志源就曾任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。

和这条生涯大转变的剧情线纠缠在一起的，是关于她政治立场的黄蓝之争。一开始，人人热议她身上永不放弃的“香港精神”，连罗冠聪也在网上向她道贺。但渐渐有人披露江与建制阵营走得近，她是菁英会执委，该会由参加过国家行政学院国情研习班的香港青年组成，2021年江还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，疑似亲中。

8月3日，疑似是江的硕士论文《透过“占中事件”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》曝光，形容占中是“祸害极大、遗患深远”，实施《香港国安法》是完善“一国两制”的重要举措——这基本上成为了她立场偏蓝的“实锤”。黄蓝舆论开始壁垒分明。

江旻德旋即走上一条和网民没有交叉的上升道路；罗冠聪则于社交平台删除贴文并道歉，网红 Youtuber “熊仔头”“齐阿哥”也为曾经支持江而道歉。梁振英不失时机讽刺罗冠聪“耍猴”，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率先斥责“黄人”搞分化，然后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为江背书，指江支持一国两制是“天经地义”，抨击者“恶心”。

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终于在8月8日发言，直斥不支持政府的网民“小人和脑残”，称爱国爱港、支持政府及谴责暴力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事；又指部分“小人”曾称支持政府者是“脑残”，他则认为“这些不想香港好的人正正就是脑残”，“这些小人就是不想香港好，总之是有破坏就无建设”。

2024年还要不要分黄蓝？香港精神是什么？这是舆论最初的问题。但随著官方慢慢加入抨击，对立的气氛则变得越来越恶。江的家庭和成长背景也于网上披露，她出生于富裕家庭，2岁时举家移民加拿大，6岁时回流，自幼学习芭蕾舞、跆拳道、溜冰等，11岁改练剑击。她就读国际学校，曾入读美国史丹福大学本科，主修国际关系，后来在负伤期间，在港修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学位，现时则为中大法律博士生 (Juris Doctor, JD)。

这样的成长和阶级背景，与很多网民拉开距离。人们重新转发起何诗蓓的“想训一党”、和张家朗的“返工加油”——“安全”的香港精神，似乎只能是做一个努力的打工仔。



2024年7月27日，巴黎奥运，江旻憓夺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。摄：Maye-E Wong/AP/达志影像

微笑剑后：本来安全的身份投射

蓝黄是2019年的划分，蓝色是撑政府，黄色是支持运动，但这种黄蓝之争在很长时间已沉寂，直至这次江旻憓事件。

这五年来的情感与社会变化之大，令谈黄蓝并不容易开口。2019年的社会创伤是首要未决的问题，其后引发的移民潮也是新的伤口，而此时还有许多人被困在狱中。谈黄蓝不是只谈一件事，后面的所有脉络都不能避开，这带来的感情很复杂。

另一方面，无须赘述香港正在失去表达多元立场的公共空间。黄的政治表达早就受限于国安法和日常管治，政治是不可以明确谈论的。这导致舆论生态和公共参与方式天翻地覆。有观点总结，2024还有能聊黄蓝的空间，甚至比黄蓝本身更难得。

在这种氛围下，把公众人物作为表达公共情感和观点的投射，只是一个微小的出口。

江旻憓并非第一个，在她之前还有 Mirror、美斯。不论是帮香港打气、还是反叛、或提出对现管治政府的批评，只要有一点点可充权的苗头和迹象，都可以被网民抓住，在沉寂的政治生活中进行转化。公众人物可以成为一个 memes，一个表情包，被二次创作，从这个意义上，这些强烈的情感，跟当事人本身也不一定是有很强关系的。

这些微薄的愿望并不难理解——在公共领域找到代言人，即便只是轻轻借壳上市。江旻憓还是公众甜心的时候，这些心理活动汹涌在社交媒体上，至少可以总结出三个需求：

- 1、香港很多时候被形容为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地方，成为明日黄花。而人们想要一个仍然生动活著的、努力著的“香港”能被世界看见。
- 2、个体的政治表达越来越隐晦、碎片，舆论极化，人们也希望知道，身边的人仍然跟自己是相近的立场，想要感受同路人的团结。
- 3、当公共表达受限，文化和私人生活成为一个看起来更安全、也更易参与的领域。政治口号和批判意见不能说，追捧体育和流行文化、喜欢运动员，这总是可以的吧？

江旻憓恰好拥有符合这些需求的人设，而且她是一个“英雄”：奥运刚开始就逆转胜拿到第一块金牌，热血，可爱，又充满团结的希望。奥运本身就是国族主义的竞争场合，人们追捧奥运，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。在这里，香港有区别于中国来讨论的正当性，也有区别于中国来被看到的理由。当边陲获胜，就更容易被寄予更多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江旻憓接住了后国安法时代，很多港人的香港身份认同需求。

公平来说，江从来没有要主动做这样的代言人，她没有表达但也没有修饰过她的立场，并没有利用某种人设获利（至少不是在黄营获利）。网民的投射基本与她个人的选择无关，对她产生的负面情绪也非她个人责任。

她在公众面前始终是同一个微笑表情。除了争议刚开始时，她点赞过咒骂2019年示威者的留言（现已删除）之外，基本没有流露出对现有舆论的激烈反应。



2024年7月31日，巴黎奥运女子双人10米跳台，中国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夺得金牌。摄：Jin Lee Man/AP/达志影像

矛盾转移

但网民很快感到极大的破灭，这种破灭来自于对江本人人格的一步步深入——没有想到她“原来”站在自己的对立面，甚至是在“压迫”的那一边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“不可原谅”，或许带来一种强烈的背叛感，让人想要撤回对她的支持，或感到有一些羞耻。

香港政府和建制阵营也利用和强化了这个问题。他们纷纷出来表态，重申甚至抢夺江的政治位置：江可以是香港的独特存在，但她首先是爱国爱港。对政府和建制阵营来说，骂江受愧甚至就等于对建制不满，他们没有必要团结这些网民，无所谓这些“小人”在市民中的数量有多大。

这些官方表态也对江本人在舆论中的处境无甚益处，部分公众根本上是对大政治不满，但矛盾越发转移到个体身上去了。

有趣的是，现在香港和台湾很多人喜欢全红婵和陈芋汐，理由同样是“可爱”“率真”，运动员的中国身份没有成为阻碍，反而有人会在发文后利申“很怕人以为我是小粉红”。这或许是因为这两名运动员都没有政治表达，她们本身是去政治化的，因此人格的魅力更为可信和吸引。在台湾，甚至有人为了全红婵而骂绿营，指责绿营提出全红婵受教育不足的问题是罔顾事实。可见中国身份不必然是问题，只要和中国政治保持足够的距离。

而江的人格魅力，也是在论文事件之后，才真正破产。

但如果江没有成为名人，如果她在这场奥运中没有名次，会有人留意她的立场吗？会为她带来这么大的争议吗？主动引火和被动投射，这个区别是重要的。

有人刻意拿她跟何诗蓓比较，说何诗蓓才是“真”性情，或何的粤语比江好；也有人开始对江的外型进行诸多挑剔，甚至阴谋论她的身份为党员等（虽然也无法确定）。本来是谈黄蓝问题，但到后来，不少言论只是变成了对江的羞辱。

当然，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更为实际和具有公共性的疑问：

1、体院全职运动员的合约是运动员和政府签署的，政府合约跟随财政预算案，使用的是公帑。合约到期是明年的3月31日。那么这份合约是如何解决的？如何跟公众交待？

2、马会的招聘是公开的吗？有无经过严谨的遴选程序？马会聘请运动员的机制如何，别的运动员是否也有和江一样的机会？

江和马会对这些问题的回应/或不回应，才是此刻的公共责任所在。



2024年7月31日，香港游泳运动员何诗蓓（Siobhan Haughey）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、200米自由泳比赛中获得2面铜牌。摄：Brendan Moran/Sportsfile via Getty Images

高度简化的旧问题

谈黄蓝，有时会变成羞辱，这是在香港谈这个问题的遗憾。

尽管已经到了2024，整体来说，香港官民之间依然是对立的气氛，只不过从场面上的势均力敌，变成一个在明一个在暗，因此“2024还要谈黄蓝”依然可以有效。

但是，几乎成为公共唯一绳准、香港政治表达的唯一样貌的黄蓝底线，本来就是高度简化的。如果要认真的谈，其实要谈的是“什么是黄”。这个问题从2019年就被埋了起来，那么，跟2019相比，我们现在会稍微有多一点空间吗？

不要忘了，2019年“不割席、不分化”，“兄弟爬山、各自努力”的大原则，是群众开发出来的社会运动策略，目的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立场的人。言下之意，就是香港社会本身就在各种议题上有不同立场。笼统地说，黄蓝的区分是一条支持民主自由还是支持威权的底线，底线之上，人各有不同。

这可能也是导致“2024还要谈黄蓝吗”的困惑产生的原因之一——人们不时发现：现在的香港又回到了运动前的样子，一些陈旧的、丑陋的公众语言，重新浮了出来，更重要的是，人们发现彼此之间不那么容易团结，在大底线之上，很多讨论并不顺畅。

五年过去了，黄还是一个具有共识的、统一的群体吗？“黄营”是还存在的一个整体吗？或我们仍然要把这么多不同的人，都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吗？

事实上，政治的多条准则交织在一起，才形成一个人的完整政治立场和人格。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要参与政治的话，必然也要面对以下问题：在蓝黄之外，如何看待左右？如何看待性别？如何看待少数族群？如何看待阶级？如何看待环境、动保？如何看待健全与残缺？如何看待排外与世界公民？而在政治上的立场，又不一定和经济、文化立场一致，一个人自己的政治光谱中，也可能存在细微的分别。

黄蓝只是扇面一样的政治光谱中的一条线而已，它并不能高度概括一个人的整全人格。而天然信赖“黄”就是“好”的心态，近年来人们也已经吃了一些亏。这些矛盾出现在一些令人失望的公众人物上，同路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，令人多了不信任。

比如林二汶，人们之所以一直对她有期待是因为她和生前的卢凯彤是好朋友，两人合作出品了细腻人心、代表社会较为进步的价值观的作品。后来林二汶出于内心的需要转向大陆心灵组织，那个组织不合规、敛财，而林甚至自愿被文化收编、唱起了主旋律，令粉丝破灭。

盐叔，在不负责的婚外情出现之前，不会有人怀疑他对香港议题的重视、及对民主自由的基本坚持。可是他对女性和感情的处理令人大跌眼镜，甚至仍然幻想著只要粉丝原谅自己就没有做太错的事情。对于受伤害的女性来说，他也是“坏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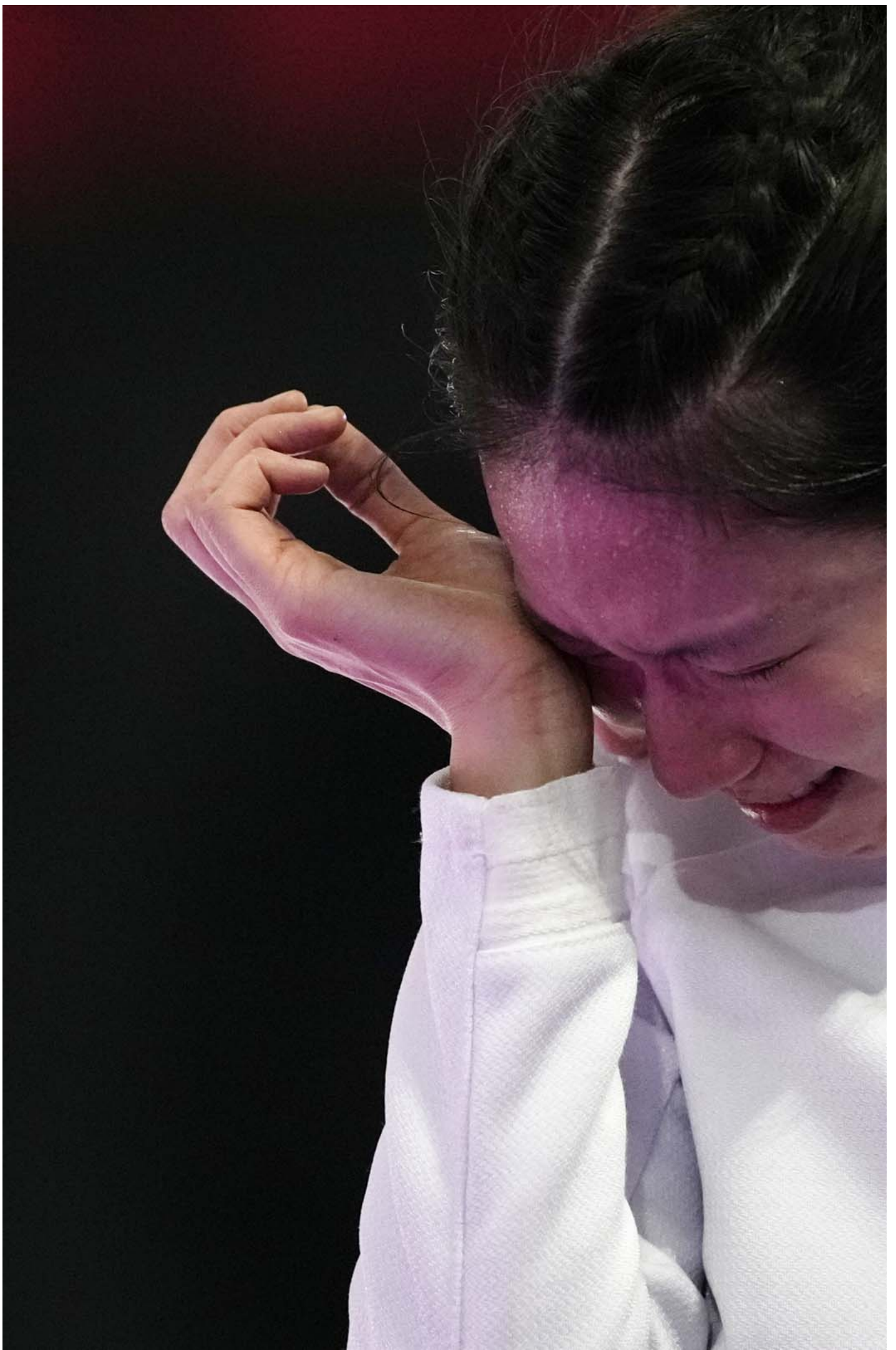
刘细良，在他和已故摄影师陈桥的版权争议上，不少人觉得他没有负起出版人的责任、吃霸王餐、存在瞒骗。但到现在，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对他的指控，希望相信他是“好”的，或怀疑他是不是被人“搞了”。

张秀贤，他曾经活跃在学生社运团体，如今却深陷借钱不还的恶口碑。

这些落差也常常被建制阵营利用来作为对黄的攻击。

黄蓝只是好坏之分吗？或者反过来，好坏只有黄蓝来做代表吗？好坏是道德判断，那么道德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？

这与分化无关，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“政治”，只是谈这些问题在2019年有2019年的困难，2024年有2024年的困难。



2024年7月27日，巴黎奥运，江旻憓夺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后落泪。摄：Andrew Medichini/AP/达志影像

体育与政治

最后，不论蓝黄，在经历过令人疲惫的争论之后，也都产生出一种相通的论调：政治不应该干涉体育。

但这句话的真实意图，也只是人们想在体育领域去政治化罢了。

奥运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竞技场。人们对金牌运动员的追捧——第一名、最好的、体格最强壮/健全的，这种被建立起来的等级和对它的追求，也是十足的政治。如上述，“政治”可以有很多种标准，如性别、种族、阶级、身体。而奥运是一个尤其强调身体的政治场域，包括生理优势、对身体的区分、对身体的控制、提供给身体的资源等。

还是用江旻憓做例子，人们之所以一开始喜欢她，也在于她在身体上获得的胜利，击剑是一门讲求速度和精确度的体育艺术，同时它“高雅”、“高级”，运动员有精湛的技巧，也有优美的体态。加上江笑容甜美，一下子成为偶像级的存在是有原因的。

在她和网民的蜜月期，人们夸她单纯。直到事情变质，有人指她人格“卑劣”，“被单纯骗了”。但“单纯”本身也不包含价值判断或道德优势，“单纯”就是“单纯”，不意味著“好”。而她就算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，拥有健全的体格、超群的技术、和参与三届奥运的经验，也不意味著她就比别人更具有道德优势。

一开始，把一个人的个别成就跟整全人格等同起来，继而跟“好”等同起来，往往也只是慕强心理的体现和挂钩，也是政治。

同样，当“黄”被当作一个人的能力、人格、道德的高级形容时，它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。

谈这些并非要消解黄蓝之分，而是想要说明，只以单一准则来识人的困难，而这种困难对公共和私人都是存在的。政治是无处不在的，我们的政治关注和判断，很多时候被所处环境的文化甚至官方强势塑造。黄蓝并不是政治的唯一样貌，但依然是眼下香港语境中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，也不应该被轻易取消。

但如果政治生活现在必须要从私领域开始，我们如何营造一个良善政治的微观环境呢？

2019年的口号是，“黄蓝是政见·黑白是良知”，但如果蓝黄的意涵继续就被高度简化，我们或许也很难真正处理“香港人”的政治价值应该是什么。这个问题悬而未决，就仍将一次次浮现出来。

[#黄蓝#江旻憓#巴黎奥运#香港#评论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